

春华秋实文丛 主编：杨羽仪

新世纪的神话

苏原生 著



珠海出版社



省委老领导梁灵光（左）和潘亚瞰教授（右）



毛艳姣赴英参加毕业典礼，暨获奖留影



毛艳姣在东莞市石碣镇房地产公司



作者苏原生（左一）和毛艳姣（左二）、潘亚瞰教授（右二）、耿兆苏教授（右一）在暨大毛艳姣《与癌共舞》研讨会主席台上合影。

目 录

走近毛艳姣（自序）	1
-----------	---

一、龙山姣女

湘中一抹	6
石家村印象	8
小小少年	11
根在哪里	14
“丰衣足食”的背景	20

二、苦其心志

“家道中落”的原委	26
心无宁日的学习生活	29
重返校园的升沉际遇	31

三、雏凤展翅

敢问路在何方	36
路在脚下	42
安之若素	46

细流无声润心田	48
胸次全无一点尘	54

四、劲草疾风

惊天之变	64
人有病，天知否	69
令人发指的“谈癌色变”	71
湘水苍茫	75
生死门	79
理清头绪 正本清源 对症下药	84
“几时轮到你”	88
再生缘	93
首战告捷	103
坚忍自有回天力	107
中药苦口利于病	112

五、心似风帆破浪行

怪哉，毛氏 DISCO	117
你的陪护人在哪里	124
毛豆的风采	131
神奇的“救命功”	150
心灵的火花	163
冰姿自有仙风	181
乾坤容我静	189
几句题外话	205
一花引来万花开	218
壮思云飞	249

六、浅谈《与癌共舞》的艺术特色

独特的构思形式	270
独特的文学嗅觉	276
独特的行文风格	279
独特的个性化语言	294
独特的形象化语言	300
后记	304

走近毛艳姣（自序）

2002年11月18日下午5时许，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广州分会首次会议结束后，笔者与毛艳姣同乘火车返莞。一路上，我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正襟危坐，如同听悲壮的故事，倾听毛艳姣叙说她与死神搏斗的故事。

我，呆了！

当晚，我失眠了。先是觉得十分惭愧。记得二十多年前先父弥留之际给我的遗嘱是“见人升官莫近前，见人落难莫行开”。前一句我做到了，也做得很好；后一句我没有做到，或者说做得很不好。毛艳姣近在咫尺（同一市内），病得这么惨我竟一无所知，连端一杯水问一句安都没有；读书人两袖清风，毛艳姣的前路困难重重，光是心里着急而又帮不上忙。我，能不惭愧？

失眠的第二个原因，是觉得十分耻辱。身为作家，早在十多年前，秦牧、杜埃、黄飞山、黄光正、詹伯慧等乡贤均曾寄愚生以厚望，却因稻粱之难谋生之难，成年累月忙于级长、代教导主任等业务，虽捧了一大堆荣

誉证书，可是面对十年来的文坛，几乎成了白卷先生！面对毛艳姣那样的搏命精神，又怎能不感到莫大的羞耻？

失眠的结果，是凌晨3时操一根哨棒（晾衣架）星夜摸黑从万江区江滨花园住家经道滘步行十八公里返校上班，正碰上早操集会行政领导训话。我退居二线后所附带兼任的高三（2）班，趁我赴穗开会之机居然有十一个学生逃学成为全校违纪典型。第一节班会课我以平静的口吻向同学们叙说毛艳姣的故事。

全班同学都呆了！

全班同学幡然悔悟知耻后勇奋起直追，期末，这个平素被全校公认的后进班，以考评成绩居全校第二名荣获文明班之誉，以班长张婉琼为代表的一些同学还和毛艳姣交上了朋友。

2003年3月29日《东莞日报》发表拙作《心似风帆破浪行》后，4月3日周信贤校长叩问能否请毛艳姣来校作演说，毛艳姣欣然应诺，梗于“非典”，一直拖到5月13日，毛艳姣来我校作报告。毛艳姣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校师生。

全校学生都呆了！

周校长亲自发动全校各班开展学习毛艳姣事迹活动，举办全校征文比赛，乘这股东风，全校师生齐努力，高考、中考、期末考成绩均比往年跨了一大步，全校精神风貌为之一新。

打从2003年春协助毛艳姣校对《与癌共舞》起，针

对书中内容和与之有关的人与事，通过多次书信往来、电话、面谈和侧面采访，在我的心目中，毛艳姣事迹逐渐泛化成“四个三”为标志的毛艳姣精神。

第一个三：《与癌共舞》的问世，在同类病友、打工一族、莘莘学子这三大读者群中，将引起极大的反响而体现重大的社会价值。

第二个三：《与癌共舞》将引起学术界、文化界和媒体界的高度重视。

第三个三：考察毛艳姣人文基础时，笔者惊奇地发现她的背后有以张瑞芝、袁琼玉、潘亚瞰三大优秀人物为代表的一大批精英做毛艳姣的坚强柱石。

第四个三：发现《与癌共舞》很有可能成为我国抗癌文化阵地上一座风格独特的里程碑；硕士论文《论乡镇企业文化建设》暨相关的学业学识才华，共同标志着毛艳姣是中国打工妹中崛起的新青年乃至青年企业家的优秀表率；毛艳姣此君，很有可能是当代文坛的一名女将！

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年多来，以2003年6月8日暨大“毛艳姣《与癌共舞》研讨会”、2003年9月初赴英参加硕士生毕业典礼暨寻思攻博、2003年9月赴山东参加第五届国际儒商大会暨领衔筹备东莞分会三大举措的次第浮出水面，说明笔者的预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毛艳姣空谷足音之使然也！

这，仅仅是起步，仅仅是毛艳姣走向辉煌的起跑线！



故笔者深情欢呼——

我为我们的身边能诞生毛艳姣这种勇敢的精神而感到无比骄傲！

是为序。

2003年10月12日子午

走笔于中山小榄菊城大道中三〇八号二楼

一、龙山姣女



湘 中 一 抹

1970年7月29日，一个皎美的女婴诞生于湖南涟源市杨市镇石家村毛家组一个贫困的农家，她叫毛艳姣。父亲毛毓其是一位曾参加援越抗美且多次立功受奖的转业军人；母亲龙乾斌出生于毛家组对面的龙山脚下龙家村，这位龙家秀女因20世纪6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扮演江姐出色而闻名乡里；祖父毛健益是杨家滩（即今杨市）武功出了名的乡间好汉。

龙山，是海拔一千多米的湘中名胜。相传古代湘南郴州苏氏诸仙云游此山时，因环眺湘中方圆三百里形胜而惊叹此间势必卧虎藏龙之地。果然，后来有毛泽东等彪炳青史的风云人物如同日月星辰。

湖南是伟人的故乡，人道是湘中为最。湘中，是秀丽奇美的丘陵地带。“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是湘中暨南的美丽传说。“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是湘江北去的一路欢歌。“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震响寰宇的东方红序曲。“我

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仿佛又是屈子行吟献给湘西凤凰城的赞歌。“而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更是三湘圣地无湘不成军湘人不亡天下不亡的真实写照。

杨市镇，跟许许多多的湘中村镇一样，是个典型的山间小盆地。笔者抵达此地时，是2003年7月17日清晨5时许，夜幕轻轻淡散，展现在眼前的是一马平川。中间湄江河一水逶迤，宛如美丽的飘带伸向远方，两岸是朝阳映照下晨风吹拂中金浪滚滚的稻田。

时下正入初伏，是湘农双抢的大忙季节。尽管当天的《潇湘晨报》头版头条警示《十一年来今日最热》，而除了少许学生模样的青少年之外，汗滴禾下之热土的生民，几乎全是老的老少的少。他们毫不惧怕酷热（笔者当天所乘的客车上就不时有乘客中暑晕倒后由救护车拉走），也毫不惧怕苦如牛马的劳作。一张张挥汗如雨的脸盘，大都微露执著自信的喜悦。

家家户户的男女青年大都奔赴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寻梦去了。这样的劳动场面，在经济尚未腾飞的内地农村大体一致。



石 家 村 印 象

从杨市镇车站搭乘小三轮沿涟源往双峰的省道约五公里，折路左再走约两公里斗折蛇行的村道，便到了与龙山两对照而看上去又是一脉相连的狮山脚下。沿山根成凹形展开的这个小山乡，便是石家村。村口一米多高约三十米见方的平台后面几户红砖瓦房，像是守候全村的长者。平台右侧是石家村小学和村落。沿平台左侧几个村户门坪再登上百米小山，在这座距平台约五十米高的小山墩上的独居之户，便是毛艳姣的家。

不到石家村，不知道什么叫艰辛。

全村绝大多数农家仍住泥砖瓦房，只有少数农民住红砖瓦房，能住上水泥房的村民寥寥无几。记得《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娄底的城建有“城中之国”、“国中之城”的称誉；还记得媒体宣传中有个叫吴奇修的 20 世纪 80 年代北大高才生自动放弃业已到手的锦绣前程，怀揣杜子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襟怀，毅然决然回乡治贫，在这位北大村官拼搏下的涟源县石门村被誉为湘中明珠。

也许不久的将来，石家村能像石门村那样高楼大厦平地起，财源滚滚八方来。

清晨吹烟袅袅，满畈稻谷飘香。看来这里的村民要比镇上平畴农家苦得多。谷笪上晒着一大早刚割下的谷子，大都不到八成熟。问起村妇何以如此匆促，回答使人怅然——“没办法呀，再不割下就误了晚稻插秧啦！”

人怕老来穷，禾怕寒露风。是的，要是晚稻插晚了几天而在抽穗时撞上冷飕飕的西北风，就有颗粒无收的危险！

我含着热泪捧看那青黄夹杂湿漉漉的谷粒，多可惜呀！只需熬多几天便十足成熟了——这只有同是山乡的过来人才晓得个中的苦涩和艰辛！先别说赤日炎炎下抢收抢种的农活是多么的如牛负重。记得湘中古贤贾谊说过“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大连市委党校宫希魁教授《实现小康，应善待农民》载，全国“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三百七十六元，而2000年下降为一百六十一元”（《广东支部生活》，2003年第4期，第8页）。农业之兴衰系天下之安危。下降的原因，除税费改革之前农民承担着“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广东支部生活》，2003年第4期第11页，）之外，便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樊平《城市从农村拿走了什么》中提到的诸如农产品的价值、农村高素质的劳力、农村的地、农村的钱、农村的能人和农村的美女都“流”到城市里去了而造成“传统村落的衰败”（《广东支部生活》，2003

年第5期第11页)。

试想想，每亩农田每年纯收入只有一百六十一元，如若一壮汉耕三亩地一年从早到晚从春到秋风里来雨里去严寒酷暑的苦干，每年四百八十三元，每月四十元。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行什么，一目了然。故2003年3月，一个叫李昌平的经济学硕士、年仅三十七岁的乡党委书记致信朱镕基总理，大声疾呼“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见前引宫希魁文）。劳耕苦作年近花甲的龙乾斌农妇，毛艳姣的母亲。



毛艳姣在她的卧室

小小少年

不到石家村，也很难懂得什么叫回归自然返璞归真。

一听到我来，天还蒙蒙亮就和毛艳姣小弟一同下到村口迎接我的龙大姐，喜盈盈的笑脸上仍能推想出当年扮演江姐“千里冰霜脚下踩”的风韵，开朗热情豁达干练的言谈举止，无不表明饱经风霜的农家主妇风采。正准备念大学的小弟毛波健朗真诚活泼。跟着他们沿坡而登，一幢六个房间的泥砖瓦屋座落在绿树翠竹掩映下的石家村之巅，这便是毛艳姣的生身之地。

屋前的田野，屋后的青山，以及田野间轻轻流淌的溪水，山野间飞去飞来唧唧鸣叫的鸟儿，连同远处磅礴壮美巅连四周的山岳，美得叫人消魂。

屋前屋后高过屋顶的枫松杉竹杂然相聚，使整座房屋阴凉清爽。鸡鸭猫狗自得其乐。屋舍两侧尽是一些南瓜、冬瓜、黄瓜、秋瓜、花生、桃、李、桔、柚。向两侧延伸的山坡大都种上大豆、玉米、红薯、山茶。山腰两谷的梯田间，点缀着五六口小山塘。山墩后面，是岭如马